



吴晗和

《海瑞罢官》

# 吴晗和《海瑞罢官》

人 民 出 版 社

吴晗和《海瑞罢官》

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5.5印张 133,000字  
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 
印数 00,001—50,000

书号 3001·1709 定价 0.55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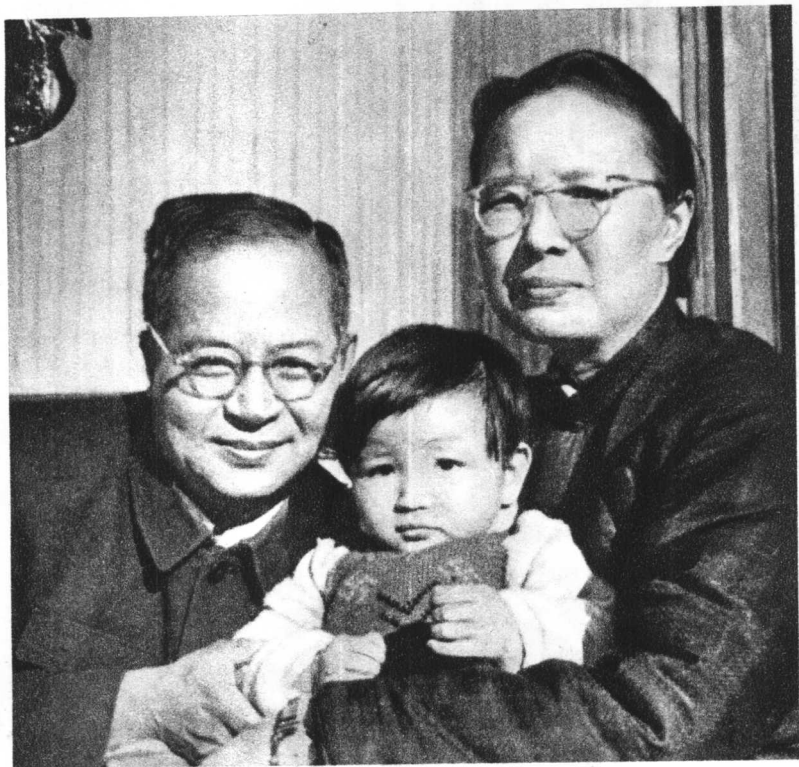
吴晗同志和宋庆龄副主席同孩子们在一起。

(一九六三年)



闻一多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后，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前合影。吴晗、张奚若、潘光旦、朱自清。（一九四七年）

张祖道摄



吴晗夫妇和女儿小彦。

（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电）——二十一日新华社北京二十一日电





天真的姐弟俩：  
吴小彦、吴彰。



悲哀的日子——妈妈死了。（一九六九年）

在廣甸巡禮 凡快巨者雖翻閱不悉擇種  
 不取一置向錫其海三村例一十撮得此方便  
 三五持持標必日法能凡知不足看書古  
 之國行又天者三四十種若家相兼未至強快不  
 為人言五種不過三四角計的月入本可渴  
 招入善長錄書於此次得(情)力一五考志吸  
 為持此平餘藏不校補不免是富厚足

重者日一二者錄亦廣矣自現乃藏家矣  
 可矣其後乃歎  
 上何平似也後又深讀元紫若胸中不無  
 日一和之辣回想及自已將來仍死茶死  
 在在上則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已作意  
 想一讓死乾淨死法後得不耐煩後拍手  
 笑列也又決城  
 一九三三  
 二月廿日石山

吴哈学生时代手迹。

(一九三三年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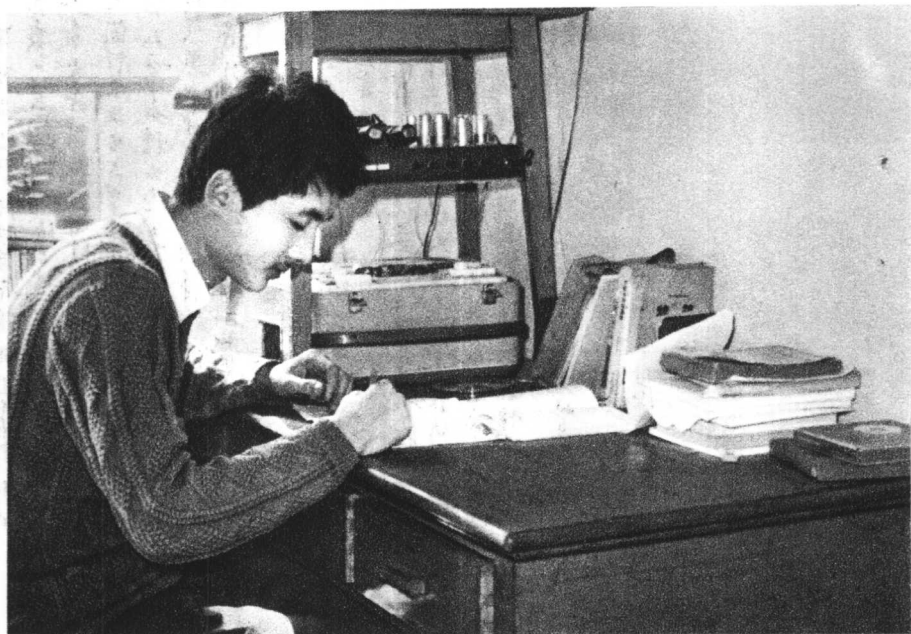
张祖道摄



残存的吴哈部分藏书。

张祖道摄





吴彰在刻苦学习。(一九七九年)

张祖道摄

吴彰

张祖道

## 目 录

- 吴晗和《海瑞罢官》 .....子伶 子真 (1)
- 信得过的人 .....费孝通 (18)
- 忆吴晗同志
- 悼念吴晗同志 .....侯外庐 (23)
- 怀念革命史学家吴晗同志 .....杜任之 (28)
- 廖沫沙同志忆吴晗〔访问记〕 .....子真 (32)
- 哭晗师 .....史靖 (37)
- 一束旧信 .....黄裳 (51)
- 纪念吴晗同志
- 冬去春来 .....王子光 (57)
- 忆吴晗师
- 纪念吴晗同志 .....张乐群 (66)
- 一位热心普及工作的历史学家 .....张习孔 (73)
- 怀念我的大哥吴晗 .....吴浦月 (85)
- 幸存者的回忆 .....吴彰 (103)
- 吴晗同志事略 .....金若年 (114)

**附：**

- 海瑞罢官(历史剧).....吴 晗 (139)
- 海瑞其人.....宣 彬 (193)

## 吴晗和《海瑞罢官》

子伶 子真

英国哲学家培根讲过这样一段话：

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，真理因为象黄金一样重，总是沉于河底而很难被人发现；相反地，那些牛粪一样轻的谬误倒漂浮在上面到处泛滥！

社会现象也正是这样的复杂，它有时会出现黑白颠倒，是非不分，甚至邪恶压制正义，谬误驾驭真理，但是历史的辩证法总是无情的，它运用其特有的方式，惩罚邪恶、伸张正义，推倒谬误、显示真理。历史终久是公正的。

“四人帮”曾经一度横行无忌。在江青、张春桥具体策划下，由姚文元首先发难，一手制造了旷古未有的《海瑞罢官》的大冤案，开文化革命以来文字狱之先。从此株连网织，冤狱遍于国中。这一奇冤，不仅使吴晗同志身死家破，我国文化艺术领域也遭空前浩劫。许多文学家、艺术家、历史学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，惨遭迫害。

今天，“四害”已除。《海瑞罢官》这件长期悬而存疑的大冤案，平反昭雪了。含冤饮恨十三载的吴晗同志被恢复了名誉。但是这件浸透了血和泪的冤案，人们记忆犹新。人们在

思考、在总结，要求前进。曾经繁衍了中华民族和哺育了光辉灿烂的文明的伟大土地上，人们再也不许重演这样的悲剧了。

## (一)

《海瑞罢官》是怎样写起来的？对吴晗同志来说，完全是凑巧的机会促成的。

一九五八年，世称大跃进的年代。整个民族好象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之中。人们“解放思想”，但因生产力低下而产生了非科学的对未来的憧憬和追求，恨不得一夜之间进入他们所简单理解的共产主义。当时，“人有多大胆，地有多大产”，“不怕做不到，就怕想不到”等都是流行的时髦口号。特别是一些负有领导责任的同志，也在“热气”中飘飘然起来，为了追求高标数字——放“卫星”，不惜弄虚作假，唯浮夸是荣。有些同志目睹现状，明知虚假浮夸会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，但是怕犯右倾错误，不敢坚持实事求是精神，不肯讲真话。一九五九年初，毛主席在上海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，对不敢讲实话、真话的不良思想作风提出了批评，说：应当提倡魏徵精神和海瑞精神。海瑞敢讲真话。一次毛主席在看《生死牌》时，又讲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，找几个历史学家研究一下。事后，一位领导同志把这个意思讲给了吴晗同志，鼓励他写些这方面的文章。吴晗是著名历史学家，对于《明史》又素有研究，自然欣然应命。他很快就写出《海瑞骂皇帝》一文，用刘勉之的笔名，发表在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
同年九月，吴晗同志又写了《论海瑞》。时值庐山会议闭幕，会议通过了《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》。八

届八中全会公报指出：“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在某些干部中滋长着右倾机会主义思想。”吴晗与彭德怀同志既无工作关系，也素无私人往来。由于知识分子小心谨慎和对政治运动不可测的恐惧心理，吴晗在《论海瑞》一文的尾梢上加上几段骂“右倾机会主义分子”的话，以此表示自己提倡的是真海瑞精神，并与彭德怀同志“假冒”海瑞问题划清界限。虽然这些外加的话用在彭德怀同志身上显然是不公平的。但在当年特定条件下，吴晗同志实为一篇又一篇的“海瑞”文章避嫌，为自己挖了条防空壕。后来被批判的时候，吴晗和他的家属，就不止一次地用这几段话来证明吴晗写海瑞与彭德怀同志是无关的。继《论海瑞》之后，吴晗同志还写了《海瑞的故事》等几篇，很受到读者的好评。吴晗始终认为，海瑞是个历史的存在，他的精神值得提倡，从现实而言，海瑞精神是早为人所倡导的。

一九五九年下半年，北京京剧团马连良先生和一些朋友，因为读到吴晗关于海瑞的几篇文章，就来找吴晗，请他讲海瑞。谈完之后，又请吴晗同志搞个提纲，准备编戏。吴晗同志愉快地允诺下来。但是写什么，怎样写？破天荒第一遭的事，没个底。写了几次，吴晗同志都自己予以否定了。就在正费踌躇时，马连良先生又不断托人转告，要他一定写出来。吴晗同志尚信义，重然诺，凡是答应人家的事，他从不翻悔的。提纲未成，吴晗索性试着写戏，想写出个底子，剧团的朋友们修改时，也更方便些。

吴晗同志毕竟是历史学家，写起戏来不如写历史论文那样顺手，费了不少力气，才搞出个底稿，可见要掌握一定文艺形式，也非一件易事。交了底稿，吴晗同志如释重负。但不料

剧团的朋友们看过之后，提了一些意见，鼓励他重写。于是，与吴晗同志愿望相反，不仅不能下马，反而要跑下去了。

吴晗同志自己说：“我不懂戏，也不大看戏。特别是京戏，虽然住在北京多年，在大学学习的时候，却一次也没有看过。这些年来，看戏的机会比较多了，但是总会有这个缘故，那个缘故，不能不放过机会。以此，可以说对京戏是个道地的外行。”但是，吴晗同志没有被“难”字吓倒，他认为外行内行的界线是可以打破的，“只要敢，总可以多少做一点事，当然，成绩的大小以至成功或失败，那是另一回事。”这位历史学家终于“破门而出”，一脚踏进戏剧界的门槛。

《海瑞罢官》原稿名《海瑞》。在创作时，吴晗想取海瑞生平的一段，但为避免与已往海瑞戏有重复，就选定了海瑞五十四岁那年，任应天巡抚七个月中除霸退田的事迹。剧本创作从一九五九年年底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三日第七稿完成，花去了近一年的时间。这中间从主题、故事情节以及收尾，前后变动很大。每一稿写好都是普遍征求懂戏的朋友和其他同志意见，边听边改，到后来是边排边改。如一九六〇年三月的第二稿，许多人认为有历史事实，但没有戏味，缺少曲折，高潮不突出，矛盾不尖锐。直到第四稿，吴晗同志加上了“见徐”一场，深化海瑞和徐阶的矛盾，人物性格得以细致刻划，大家认为有点戏了。在主题思想上，第四稿前，即一九六〇年五月的稿本，主题是强调退田，引起乡官们联合反对，被罢官回家。除霸线索只是作为故事穿插，作为退田的陪衬。对于这种安排，一些同志认为，尽管这是历史事实，但是海瑞改良主义的政治措施，也没有多少意义。吴晗同志接受了同志们建议，从第五



稿改为以除霸为主题，把“退田”作为陪衬。从这个剧本主题确定过程中可以看见，这里没有任何企图影射现实的丝毫影子。

剧本原来构思的结尾，是让海瑞罢官之后，再复官，重新穿上大红袍，人们认为这样落了俗套，于是改了几次，写成处死徐阶，海瑞举印离任的收场。这个稿本送到了吴晗的知友、植物学家蔡希陶手上，他看了后，认为剧本写的是海瑞一件事，并非一生，剧名叫《海瑞》显然不贴切，于是大笔一挥，在封面上“海瑞”旁边又添上了“罢官”两字。

《海瑞罢官》经过剧团几次彩排，听取了许多专家的意见，一九六一年初于北京工人俱乐部正式演出，由马连良饰海瑞，裘盛戎饰徐阶，李多奎饰海瑞母亲。同年，《北京文艺》一月号全文刊载《海瑞罢官》剧本。廖沫沙同志以繁星笔名发表致吴晗的公开信，他欢迎吴晗同志“破门而出”，并提出一个理论问题请教吴晗：历史真实与戏剧真实之间的关系如何？吴晗同志回答以《关于历史剧的一些问题》一文。当时历史学家侯外庐同志，也以常谈笔名，发表自己的历史剧观。由于历史学家动手写戏，引起了史学界、文艺界的注意。报刊上很快展开了关于历史剧问题的讨论，也引起了清官问题的热烈争鸣，学术领域一时也活跃起来。吴晗同志曾把自己的剧本比做一块砖头，说可以抛砖引玉，倒是激起了在一些学术问题上的各家争鸣。

但是，当人们在热烈地争论那些学术问题的时候，江青等人却长磨刀霍霍，暗中有组织、有计划地准备在吴晗和《海瑞罢官》上打开一个缺口。

## (二)

早在一九六二年，江青找到中宣部、文化部四位正副部长，提出要批判《海瑞罢官》，遭到拒绝。但是江青未能甘心。一九六四年上半年，江青插手京剧现代戏汇演，企图抢夺“京剧革命”的旗帜；下半年，江青找李希凡同志，授意批判《海瑞罢官》，李希凡表示不能接受。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江青说：“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”。但是，江青执意违抗，依然胆大妄为，蠢蠢欲动，尔后竟然得以一逞。

用江青的话说，在北京是攻不开《海瑞罢官》的。因此江青潜行蹑踪于京沪道上，借用上海攻打北京。一九六五年初，江青与张春桥在上海拍板成交，开始策划炮制批判吴晗的文章。为掩人耳目，他们以上海京剧院为密谋策划的主要据点。然而，张春桥装得好象他与姚文元是从听到反映、看了剧本……而自己出来“批”吴晗的样子。他说：“看了剧本、评价文章，读了《海瑞集》，感到问题严重，非评不可。”这里隐瞒了江青从中拉线搭桥的真相。这个隐瞒，与姚文元不惜篡改史实，歪曲剧本，一口咬定《海瑞罢官》的主题是“退田”有关的。因为定下这个主题，是江青的主题。他们以为只要硬按上这个主题，自然就会与所谓“单干风”、“翻案风”联系起来，就能证明《海瑞罢官》是影射现实，理所当然地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。他们就很有“理由”地能“抓”了。但是，吴晗同志的《海瑞罢官》写于一九五九年年末到一九六〇年十一月，怎么能“影射”一九六一年的现状呢？这个显而易见的漏洞，江青等人居然“视而不见”，可以说明他们批吴晗至少是另有企图的。